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与诗人海涅

王 捷

亨利希·海涅（1797—1856）是十九世纪德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的一篇篇犹如烈火般的诗作，烧毁了当时德国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层层罪恶肮脏的帷幕，吹响了向旧世界旧势力宣战的号角，鼓舞着当时正在壮大着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向着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理想迈进。可是我们应该知道，作为诗人的海涅决非是生来就达到如此的思想高度，正是由于在他的生命进程和创作道路上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无产阶级伟人，他的思想倾向乃至他诗歌创作的内容、题材、风格才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思想上，他从信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转向了几乎接近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诗歌内容上从过去以歌颂自然、抒发个人情怀为题材的抒情诗转到了以揭露和讽刺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教会和资产阶级腐败统治为题材的政治讽刺诗；在创作风格上，由明朗轻松，幽默活泼的格调发展到战斗号角式的激烈昂扬、辛辣讽刺的基调。可以这样说，海涅在四十年代直至他的晚年接连写下的许多带有浓厚革命倾向的不朽诗篇，都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光辉思想照耀下创作完成的；同样，海涅的不畏黑暗势力的压迫，顽强进行抗争的革命勇气和斗争精神，也常常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赏；而他的诗歌散文中富有艺术魅力的材料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也常被用来形象地阐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今天，我们正确分析和看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同具有革命倾向的民主主义作家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仍然有着启发教育意义。

（一）

还在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亨利希·海涅就已经是德国和欧洲文坛上闻名显赫的诗人了。他在一八一七年起就发表诗歌，写下了许多富有浪漫色彩清新浓郁的抒情诗集《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归乡集》、《北海集》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在青少年时期就十分欣赏海涅的诗，对他早期作品不仅能阅读背诵，同时还作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认为简朴、精深和生动形象性是海涅作品的最大特点。一八三一年至一八四三年年底，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激进民主主义诗人海涅相继流亡到巴黎。彼此接近的思想倾向和共同的流亡遭遇，使他们结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海涅的年龄虽比马克思大二十几岁，而且又是著名的大诗人，但是他从不以此自傲，而是虚心地聆听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教诲，每每为这个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和宏伟辩才所折服，而表示由衷的钦敬。那时，海涅几乎天天都要去马克

思家，从这位革命导师的身上感受到真理的光辉和革命的熏陶，从而在思想上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安慰。同样，当时就具有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的马克思也并不因思想水平比海涅高而轻视他，而是在政治上热情地关怀他，在创作上肃严地帮助他提高作品主题的思想意义和认识水平。马克思是海涅的“一个伟大的崇敬者，他对于这个诗人和对于他的作品是同样地热爱，他极其慎重地批判他政治上的弱点。”^①正是在马克思光辉思想的照耀下，海涅的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三十年代初期，海涅流寓巴黎，一方面他看到了法国大资产阶级篡夺了七月革命的胜利果实，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所谓“理想的乐园”，认识到“这个资产阶级跟那个贵族阶级是同样没有用，它以同样的自私自利代替了贵族”，对七月革命以后的现实表示了失望和不满；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法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和他们所代表的未来。然而海涅毕竟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的信徒们经常接触往来，思想无疑受到空想社会主义学派的影响。他虽也曾信仰过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且也不满空想社会主义者脱离现实斗争，陷于空想之中，可是他的世界观并没有真正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藩篱。四十年代，海涅在同马克思接近以后，他的思想几乎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他曾写到：“共产主义者是法国的唯一值得尊敬的党。我也尊重圣西门派的残余——还存在奇异的旗帜之下——或还活跃着的傅立叶派，但是这些好人物只是感动于言词，把社会问题当作传统观念的问题，而不感觉任何酷烈的必然性。他们都不是上界圣灵指定来实行它的重大决定的使徒。或迟或早圣西门派的残卒和傅立叶派的总参谋部都要来加入正在壮大的共产主义军队，来担负那神圣的使命，以酷烈的必然性赋予这创造性的名词。”^②这里，海涅已经认识到“正在壮大的共产主义军队”必然取代空想社会主义“残余”，从而担负起人类历史的“神圣的使命”。海涅又指出：“在反抗现状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有权要求最进步的思想家、最伟大的哲学家、作为他们的领袖。”^③毫无疑问，海涅在这里指的显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马克思的帮助下，海涅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满腔热情地写下了一篇篇赞美无产阶级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战斗颂歌。一八四四年，海涅为声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写下了著名的诗歌《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这是一首饱含着无产者血泪的政治抒情诗，它真切地反映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深重苦难和满腔仇恨，热情地歌颂了德国无产阶级的觉醒和成长，尤其是诗中描写的“三重诅咒”，对神权，王权和黑暗国家的否定，明显地反映了海涅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彻底性，这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指导原则和理论要求是相符合的，也反映出马克思的教诲对海涅创作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恩格斯读了这首诗以后说：“这只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作之一。”^④他亲自把诗译成英文发表在《新道德世界》杂志上。恩格斯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写信告诉马克思：“亨利希·海涅，当代德国最杰出的诗人，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⑤。马克思也曾经指出：“世界历史确实是最伟大的诗人，它甚至能够模仿海涅”^⑥。可见，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缔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海涅看作是无产阶级的良朋挚友和为无产阶级事业引吭高歌的伟大诗人。

当然，纵观海涅的一生，他始终未能真正认识和信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上还表现出相当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不满足于当时德意志的黑暗现实及政治上的腐败，写了大

量辛辣评论和讽刺诗篇，另一方面，他也写了不少个人情爱、夜莺、玫瑰花……；一方面，他以战斗者的姿态出现，对现存社会制度和这个制度所赖以生存的神权、王权作了深刻的鞭挞，另一方面则又向上帝祈祷，写下了感伤消沉的哀歌和《忏悔录》；尤其在晚年的诗歌中，还有着灰暗、失望的思想情绪，觉得自己好象“迷失在混乱的人群之中”。确实，在海涅的思想和感情上存在着很复杂很深刻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带着一八四八年德国和欧洲革命时期各种矛盾的烙印，但无论如何，海涅毕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指引下，从老德意志泥沼中奋力挣脱出来的诗人。虽然革命前夕的一时黑暗偶尔也遮住他的双眼，但他的心始终向着新的时代、新的未来，他谱写的战斗序曲迎来了一八四八年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道曙光。而且，直到晚年，他对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憎恨和对共产主义者的敬意始终如一，并坚信将来的世界是属于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担负起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一八五三年，他写下的《自白》一诗中，这样赞颂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生们：“他们无疑地是德国最能干的头脑，最毅力充沛的人物，这两位革命博士和他们果敢决坚的学生们都是德国独特的男子，他们具有生活，将来属于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因为海涅思想上存在着各种矛盾，甚至是落后错误的倾向，就把他视为“异己分子”，排斥在无产阶级队伍之外，相反，他们象充分肯定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伟大现实主义作家那样，也充分肯定海涅积极的革命倾向的主要方面，团结、教育和帮助他加入到无产阶级阵营中来，使他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二)

马克思恩格斯对海涅的诗歌创作也有着强烈的影响。海涅在四十年代同马克思结识以后，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最繁荣、最成熟、最进步的时期，他的《时代的诗》大部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影响下完成的。尖锐讽刺普鲁士的反动统治，无情鞭挞封建德国的丑恶面貌，生动展示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是构成海涅这时期诗歌的主旋律，这些诗回荡着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夕时代暴风雨的雷鸣。

在巴黎居住期间，海涅成为马克思家中的座上客。他向马克思夫妇朗诵了自己所写的诗篇，并且听取马克思的意见，反复琢磨，字斟句酌地修改诗作，直到完全满意为止。马克思还积极吸引海涅参加当时的实际斗争和革命活动，在同反动统治阶级血与火的较量搏斗中，引导他去创作适合无产阶级战斗需要的政论、散文以及诗歌。一八四四年春，马克思邀请海涅为他主编的《德法年鉴》、《新莱茵报》、《莱茵年鉴》等进步报刊杂志撰稿。海涅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讽刺诗《路德维希王颂歌》，揭穿了这个封建君主的虚伪无耻的可憎面目。以后，他又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巴黎出版的《前进报》编辑工作，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许多尖锐深刻的讽刺诗。

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是海涅最成功的代表作品。这是他在—八四三年回汉堡途中的收获，也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完成的不朽诗篇，其间融合着德国民间的传说，离奇的比喻、辛辣的嘲讽和个人的幻想。长诗不仅鞭挞了普鲁士德国的黑暗统治，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目光短浅，市侩们的庸俗无耻以及教会的愚昧无知，更

重要的是作者在诗中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理想：

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我为你们制作，
我们已经要在地上
建筑起那个天国。

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
我们再也不要挨饿，
懒肚皮不应消耗，
两手勤劳的得获。

作者以鲜明的爱憎，热情歌唱未来的“新的天国”。这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反映了海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海涅深知这首诗一定会得到马克思的理解，就把它寄给了当时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马克思，要求他为长诗写篇序言，并选择其中写得较好的章节刊载在《前进报》上。他在信中这样写到：

“……我不能把我所写下的东西再读一遍，可是仅仅一个符号就足够使我们两人彼此了解了。”^⑦他又说：“我把书的开头部分带到巴黎给你，它是由浪漫曲和歌谣组成的，你和夫人会中意。”^⑧确实，这首不朽的政治抒情诗立即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热情赞赏和高度评价。恩格斯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中，“只有海涅的七首诗，像一颗颗永远闪烁的明星，透过这片段浓烟射出光芒”^⑨。

对海涅作品中的进步思想和革命倾向，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加以热情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然而，对海涅作品中存在着的某些落后消极的方面，也给予坦率而深刻的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若干作品中表现出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倾向，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种简单幼稚的“法国狂”。特别在他晚年，这个曾经是反对王权蔑视神权的坚定战士，竟然要在“上帝和世人面前忏悔”，不禁引起马克思的无比激愤：“难道他写过什么不道德的东西吗？”^⑩对他由于长期生病卧床，脱离现实斗争而创作出的忧郁、灰暗、消沉的晚期作品，表示了很大的失望，指出这种格调同广大法国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是格格不入的。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这位民主主义诗人及其作品既不是一味的奉承，也不是粗暴的否定，而是采取有原则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评价，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如此重视海涅的诗歌创作，原因就在于海涅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黑暗落后的德国社会的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情绪，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海涅那里，市民的幻想被故意捧到高空，是为了再故意地把它们抛到现实的地面。”^⑪在海涅诗中，有着对封建德国四分五裂，混杂不安的丑恶现实的揭露：德国的上空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空气”，“一路上的粪土，也就是我祖国的污泥”（《倾向》）；有着对劳苦人民苦难生活情状的描绘：在繁华的大都市背后，是“民众的痛苦哀泣”和“饥肠辘辘”（《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还有着对镇压和奴役人民的反动统治者的鞭挞，斥责他们是“流氓，魔鬼的后代”，是“吞食了穷人全部财产”的“可诅咒的匪

徒”（《血腥的审判》）；更有着对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的赞美：“打起鼓来，不要害怕”，“永远不断地鸣鼓前进”（《教义》）！正是由于海涅的作品深刻展现了当时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以及某些社会本质，并且充满着浓烈的战斗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才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赞赏和推崇。无怪乎巴黎公社活动家列奥·弗兰瓦尔问马克思：“你所最喜欢的诗人是谁？”马克思毫不犹豫地回答：“海涅和雨果”⑫。

（三）

马克思恩格斯对海涅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海涅的斗争精神也常常为马克思恩格斯所称赞，甚至引以为光荣和自豪。海涅诗歌和散文中生动的形象、精辟的哲理和辛辣的语言也常常被马克思引用来阐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恩格斯在讲到十九世纪德国文化学术界的杰出成就时指出：“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一八三三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⑬马克思恩格斯把海涅著作看成是“德国即将来临的民主革命的序幕”⑭。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究竟从海涅及其文化遗产上吸取了哪些优秀的东西呢？

首先是海涅那种敢于冲破黑暗势力和传统偏见的束缚，大无畏地向旧世界宣战的革命胆识和斗争勇气。当一八三〇年法国七月革命风暴席卷整个欧洲大地时候，海涅不仅满腔热情地亲自投入到当时德国反对封建割据、封建君主专制的斗争运动中去，而且以诗歌为武器，激发人们去战斗，他引吭高呼——

我是剑，我是火焰。
黑暗里我照耀着你们，
战斗开始时，
我奋勇当先
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颂歌》）

他自豪地宣布自己是“革命之子”，并在给亨利希·劳的信中说：“我不妨说是革命家中最坚决的一个。”“放一把剑在我的棺材上吧，因为我是人类自由战争中的一个勇敢武士。”海涅义正词严地怒斥这个旧世界是“虚伪的奸邪”，“白色的坟墓”，“这陈旧的世界，应当被打得粉碎！”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钦佩海涅的这种把批判的锋芒直指黑暗旧势力的坚定性格和勇敢精神。马克思在评论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大胆支持正义事业”的作品时说：“老贺拉斯有些地方使我想起海涅。”⑮在批判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耶利米·边沁时，他又说：

“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利希·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⑯。

其次，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的政论性著作中，海涅的作品常被用来阐发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德国人民起来战斗，深刻指出法兰克福会议给德国人准备的是“一所大监狱和一条公共的鞭子”（引自《汤豪塞》），告诫德国人民：“只要我们深思熟虑，我们就根本用不着皇帝。”（引自《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就形象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一定能推翻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主宰自己的命运。

马克思在他的光辉著作《资本论》中，讲到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时，引用了海涅《时代的诗》中的一句话，只有这样才能“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①恩格斯在批判《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时，引用了海涅《宗教辩论》中的名言：“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都是盛得满满的夜壶。”无情地鞣伐了德国反动政府及其政党的虚伪面目和骗人鬼话。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常常将海涅作品中的反面典型形象用来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贵族、资产阶级政客、虚伪的爱国者、钻进革命队伍中来的投机变节分子及庸俗的小市民等画像，揭露其丑恶嘴脸，给人以深刻印象。

再次，海涅以他特有的感受和敏锐的观察所获得的各种现实社会的材料直接提供给马克思恩格斯，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更为完善充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一八五二年，海涅已承受“被褥的坟墓”的多年折磨，但他还是让他的秘书莱因哈德把法国十二月二日政变前后法国政局形势的材料信件及时寄给马克思，正是根据这些珍贵的资料，马克思写下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光辉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表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本原理。

从上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同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的交往关系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那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袖应该以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优秀文化遗产，在不断壮大无产阶级作家队伍的同时，也应当团结和争取一切愿意进步，赞同革命的诸如海涅这样的非无产阶级作家，正确地对待他们，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使他们真正同无产阶级甘苦与共，肝胆相照，齐心协力地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我想这不是今天在缅怀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所得到的有益启示吗？

注：

- 1、 转引自《海涅诗选》序。
- 2、 梅林著《马克思传》第86页。
- 3、 同上。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591页。
- 5、 同上。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第54页。
- 7、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四卷第427页。
- 8、 路易丝·多尔纳曼著《燕妮·马克思》第53页。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91页。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第53页。
- 11、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三）第209页。
- 12、 《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第111页。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306页。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670页。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第273页。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669页。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35页。